

水乡



女子

吴翼民，苏州市人，1947年9月生。66届高中毕业，插过队，当过剧团演员、编剧、文联专业作家，现为无锡市艺术创作研究所副所长，无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吴翼民 吴凤珍著

吴翼民 吴凤珍 著
贺友直 顾曾平 插图

《水乡女子》和《小酒店》写的都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旧中国女性，她们曾与命运抗争过，但最终还是被命运所吞噬。作品描写苏州的地方风情、生活习俗、三教九流跃然纸端。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水乡女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肇岐

封面设计：周艳梅

插图：贺友直 顾曾平

版面设计：陈 平

水乡女子

吴翼民 吴凤珍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www.slc.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1 字数 189,000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818-5/I·1477 定价：19.50元

目 录

水 乡 女 子

吴翼民 著
顾曾平 插图

一	“摸秋”典仪	2
二	姐妹出嫁	15
三	四姨太太	31
四	福昌乐局	54
五	瓜熟蒂落	75
六	祸端生焉	85
七	头茬奶妈	107
八	姐妹聚首	134
九	百日之喜	152
十	乐局对垒	164
十一	狭路相逢	177
十二	曲终人散	191

小 酒 店

吴翼民 著

吴凤珍

贺友直 插图

一	隔壁两片店	205
二	来了女酒客	215
三	引出了风波	230
四	判决出来了	249
五	罪孽真深重	268
六	好景惜不长	284
七	劝她做五七	295
八	一顶黑阳伞	310
九	触触他霉头	329
十	有一场恶斗	347
十一	摆下了阵势	364
十二	黑狗子溜哉	375
十三	假处得真趣	387
十四	得意的目光	396
十五	天公不作美	409
十六	终于越轨了	422
十七	迁回苏北去	441

后记吴翼民〔450〕

水乡女子

顾曾平 插图
吴翼民 著

一 “摸秋”典仪

往年玉梅和金秀逢上立秋，都热热闹闹看比她们年长的女孩子行“摸秋”的典仪，不知怎的眼睛一眨，今年立秋她俩自己也要行“摸秋”典仪了。

一个古老而玄秘的习俗，在江南古镇秋浦一带，凡年满十六岁的女孩子都要在十六足岁那一年的立秋夜里，去经历这“摸秋”的仪式。所谓的“摸秋”乃是去瓜田里摸西瓜。酷热的伏天终于熬度过去了，伴随着大热天的西瓜也将由盛而衰，渐次揖别市面。这时乡下瓜田里还匍着最后的一批西瓜，再过不多久，农人们便要一统儿把它们摘下，把藤蔓翻进田里，在田里栽种庄稼。

这最后一批西瓜摘下应市已不怎么风光了，城里人称之为收藤瓜，卖不上好价钱，可对乡下以及镇上的十六岁女孩子说来却是关系重大，弥足金贵，似能兆示着一生一世命运的好歹。

玉梅和金秀怎么也不明白西瓜为何会与女孩儿家有这样大的关系。一次乘风凉时，碰巧涉及这一话题，棉花店

里弹棉花伙计阿牛贼忒兮兮地说道：“你们知道西瓜和女人的关系么？西瓜是圆的，女人身上也都是圆的；西瓜是甜的，女人身上的物事也是甜的；西瓜肚皮里有子，女人肚皮里也有子；西瓜可以破，女人也可……”“贼坯，住口，狗嘴里落勿出象牙！”一声严厉的喝斥，弹棉花阿牛就此噤声。

众人都稔熟这声音，它出自裱画店老板秦松寿先生之口。秦先生手艺好，学问深，是秋浦镇上受人尊敬的长者，或者说，秋浦镇上好些玄秘的习俗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就与他以及其他几位老先生的撑持力主有关，已经民国许多年了，秋浦镇虽距苏州和上海都很近，仍一派古风，古而且怪，但也古得正经。

玉梅和金秀是表姐妹俩，同岁，生日也相差无几，玉梅是姐，金秀为妹，都生就的江南水乡女儿的清秀较小的形貌，玉梅更出挑些。只可惜表姐妹俩投生的人家不出挑，玉梅家开爿小豆腐坊，金秀家开的是小铁匠铺，玉梅的父母一个牵磨、一个舀豆，金秀的父母一个抡锤，一个把砧，都



是凭力气吃饭，靠手艺过活。但即便是这样的家庭，镇上的习俗和规矩也得原汤原汁地遵行。或者说，她们的父母非常虔诚非常主动地去遵行。可不，这回的“摸秋”典仪他们就很正儿八经地去实施了。

交立秋，天气仍昼长夜短，天亮得很早。两家特意都歇了营生，把

彼此的铺坊打扫得干干净净，小客堂里贴了些红纸写的“吉”字和“福”字，还有胖娃的画画张，氤氲了一团喜气，在后门沿河的瓜豆棚下置了桌椅，桌上放蛋圆镜和一应梳妆用品，椅上分别坐上了带着几分倦意的玉梅和金秀。她们的母亲——大娥和小娥姐妹俩各自揣着莫可名状的心绪为女儿梳妆打扮，作“摸秋”的准备，——从“摸秋”之日起，女儿算是成人了，她们将来的命运怎样呢？从眼前来说，她们“摸秋”将摸个什么样的征兆呢？她们各自抚摸着女儿柔亮的头发，默默祈祷老天爷保佑，且先让孩儿家摸得个“好秋”吧。

进入“临战状态”了，玉梅和金秀面对着蛋圆镜怀揣的心事比乃母更纷纭杂沓，除了对未来的憧憬，她们更多的是对今晚“摸秋”场面的猜测。今晚全镇参加“摸秋”典仪的女孩子共有八个，玉梅和金秀间的关系最亲。正因为最亲，彼此又生出了些异样的想法，很难说清缘由，玉梅心角落里希望金秀摸个“瘪秋”，至少不如她摸得出色，金秀也

如此。

两家毗邻而居，后门的河埠也毗邻，此时彼此的蛋圆镜映着霞光正闪忽着把对方的形貌端到面前。玉梅在蛋圆镜里看到了正梳妆着的金秀，金秀也在蛋圆镜里看到了正梳妆着的玉梅，玉梅向金秀挑挑眉，金秀朝玉梅嗡嗡鼻，无声胜有声，这挑眉和翕鼻表示着挑战比试的意思，似胸有成竹，却也难掩心中惶恐，这预兆着女人命运的“摸秋”端的是玄秘莫测啊！远的不说，便是玉梅和金秀的母亲大娥和小娥许是就因为在十六岁的年头上各自摸了个“瘪秋”，才嫁了小豆腐和小铁匠，也果真应了“摸秋”的签兆，没能生养下撑持门面，延续香火的儿子，只生了她们这等赔钱货。前车之鉴，焉能不使这双小表姐妹心儿忐忑、神儿恍惚？

各自都梳妆妥帖了，真是一双模样儿出挑水灵的少女，玉梅妩媚，金秀清俊。两人站在各自的河埠，面对面地看、笑。

“摸秋”典仪在镇梢阿芒公公家的瓜田里举行。以往每年的“摸秋”典仪都在阿芒公公家的瓜田里举行的。近，就在镇梢头，姑娘们用不着赶夜路摸黑到乡间去；阿芒公公为人好，为了这“摸秋”典仪，他每年都肯白白糟蹋了一批收藤瓜，也等于少了几十块钱的收入，还有一点，他种的西瓜比别家的要好些，收藤瓜也不例外，这就给“摸秋”的女孩以较大的希冀。当然，瓜田里的瓜总是有好有孬，有熟有生的，那就得凭各人的运气了。

天色渐暗，瓜田这厢一张八仙桌上已点起了香烛，两边八字形列坐着秋浦镇上的耆宿，有裱画店的秦松寿，私塾先生严伯修，茶馆老板朱西庭等，自然镇长吴仲道也亲莅坐镇了。

来“摸秋”的姑娘们此时已在阿芒公公的堂屋里候场，都由母亲陪着在长条凳上正襟危坐，等待着天色完全断黑，吴镇长一声令下，她们便朝瓜田里趋去，在规定辰光摸摘一个自认为如意的西瓜来，供在坐的“评委”们剖尝

评判。

这些姑娘都梳妆得光溜，但神色都神圣严肃，一是“临战”时的紧张，二是她们的母亲都郑重关照下的，此时此刻必须虔诚，抱元守一，不然好的“瓜娃”就会在眼皮底下溜走。都严肃紧张，但内心的思绪各异，至少玉梅比别人要宽心得多，因为就在早上梳妆打扮之后，她的父亲，人称小豆腐的刘贵生携着她悄然来过一次阿芒公公的瓜田。很诡秘，是乘了小篷船从阿芒公公家后门去的，而且钻了阿芒公公不在家的空子，否则不能得逞。当时阿芒婆婆接引了他们，利索地把他们引入了瓜田，三人六只眼一番扫瞄，很快找到了目标，在第三畦的尽头匍着一只又大又光亮的西瓜，这瓜差不多是整片瓜田里的王者。刘贵生手指戳着玉梅的脑门急切道：

“记住，狠狠地记住，今夜就摸这只瓜。第三畦的尽头，千万记住，不要找错了。”

玉梅就狠命地记，第三畦尽头那只又大又光亮的西

瓜。所以此时此刻她比别人要宽心，心中反复默念：“第三畦尽头，第三畦尽头……”她不能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须知这回的预先打样是付出了代价的，她父亲刘贵生答应以后每天白送给阿芒婆婆一钵原汁豆浆。送个一钵两钵是无所谓的，问题在于了无终期的送，这代价就不小，因此玉梅无论如何得摸个好瓜。

金秀此时此刻心中没底，她父亲庄火根不如刘贵生那样聪明活络，没想到白天悄悄地引着女儿去阿芒公公的瓜地里打个样，再者，铁匠铺能提供什么实惠酬谢呢？他信命，命里穷，拾着黄金变成铜，女儿福大，好西瓜跑不脱，福小，摸着了好瓜也会变霉。金秀因心中没底而害怕，又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母亲小娥的命运，只为“摸秋”失败，嫁作铁匠妇，生就铁黑命，她的命还不如做豆腐妇的大娥好。据说当年“摸秋”时，大娥小娥摸的瓜都不好，但大娥摸的毕竟还熟，小娥摸的简直是个生葫芦，秋浦镇上一时传为笑话，要不是外来的铁匠庄火根娶她，本镇上是不会有人娶她

的。金秀总是弄不明白,女人何以摸着了不好瓜就命苦。

夜幕拉得越来越密闭了,每个参加“摸秋”典礼的少女的心似被无形的手捏得越来越紧,几近窒息,各人的耳廓都竖得高高,都关注着吴镇长的一声号令。

“开始摸秋!”终于传来了吴镇长威严而响亮的一声。

一如鸭棚栅栏开启涌出了一群鸭子一样,八个少女“哗”地朝屋后的瓜园里杂沓冲去,只是不若鸭群那样欢腾。

星月淡淡,淡淡的星月光下瓜园一片模糊,模糊且诡秘,藤叶已呈稀疏,瓜便显眼,但一时在夜色中难辨大小生熟,连瓜纹也看不清,在少女们的眼中恍如野坟堆里滚着的一个个髑髅。脚零乱,手更零乱,手脚并用一个个如狗爬猪拱,扔了这瓜摸那瓜,摸了这瓜再扔那瓜,一时都慌乱得拿不定主意。

玉梅乍投瓜园还辨得清哪是第三畦,但一霎乱哄哄的狼藉把她给搅昏了头,她一偏偏到了第四畦,径直朝这畦

的尽头扑去，心儿跳得直欲蹿出喉头。

此时金秀脑中一片空白，眼前也空白一片，挑了几个都觉得不如意，抬头看到玉梅一个劲朝瓜园的尽头趋去，不由自主跟了前去，不知是何缘由，多半出自害怕和依赖，尽管刚才她还小心眼不希望玉梅胜过她，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那种感觉荡然无存，因紧张孤独害怕而生依赖，想依赖玉梅表姐。玉梅表姐平常对她的种种体贴作堆儿涌上心来。

玉梅一眼瞅见了正紧跟着她的金秀，心中不由升腾起了一股恼恨，误以为金秀已识破了她“预伏锦囊”的秘密，须知这第三畦尽头只一只好瓜呀，是她玉梅预先看准的，是她爹刘贵生花了不小代价的，岂能让金秀抢了去？或者说此时倘在第三畦尽头有两只好瓜的话，她情愿让一只出来，看在表姐妹的情份上，问题是只有一只，决不能让金秀捷足先登！她于是加快了脚步。

玉梅加快脚步，金秀也加快了脚步，两人牵丝缠藤，步

履踉跄，行间似听到了吴镇长抽水烟声和咳嗽声，看样子他快要喝令停止了。两人遂奔得更加疾速。

一口气奔到了瓜园的尽头，喘息未定，玉梅赶紧匍身去摸瓜，而金秀一把牵住了玉梅的衣襟。玉梅用手去掰金秀牵她衣襟的手，不料金秀反而乘势抱住了她，她用力一挣一推，——“噗”的一声，金秀被甩跌倒地，不偏不倚，恰跌在第三畦尽头那只大西瓜边。就在这时，吴镇长发出了停止的号令。好了，再无选择的余地了，玉梅和金秀各自抱了身边的一只西瓜，慌忙走出瓜园。

香烟袅袅，烛焰晃晃，镇上的耆宿开始剖瓜评瓜，别家少女的情状略过不表，金秀和玉梅摸来的两只瓜论品级为一首一尾。当下玉梅号啕而哭，金秀也不好过。

“摸秋”投下的阴影笼罩了整个秋季，还不只秋季连着冬季，几乎延续到玉梅和金秀年届十八嫁老倌的时候。在秋浦镇上，女儿家“摸秋”绝非儿戏，“摸秋”的结果不仅镇上人都知道，方圆一带相关的人也都知道。何谓相关的人？